

桥
流
水
不
流

元音老人 著述

桥流水不流

元音老人 著述

2024 年 3 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橋流水不流



佛法修證心要

元音老人 著

桥流水不流

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”

傅大士这首偈看来有些玄虚，叫人莫名其妙。“人从桥上过”这句话好懂，我们从桥上过去了。怎么会“桥流水不流”呢？“空手”怎么“把锄头”呢？“步行”又怎么“骑水牛”呢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原来是说，我们的肉身躯壳是等于我们住的房子，而佛性才是住在里面的真人。众生迷于色相就错认这个色身肉体是我，而不知佛性是何物，以致造业受报，生死不了。这首偈就是提醒我们认识主人公，不要错认假相。我上次讲临济大师说：“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藉里头人。”就是说这个肉体自己不会动、不会讲话，也不会听话。我们能运动、工作、走路、讲话、听话……都是这个主人公的作用。

这首偈就是颂这个主人公的。“空手把锄头”，我没有拿东西啊，原来拿东西的那个手（即肉体），就等于你的锄头，是主人公在指使你运作。“步行骑水牛”，你能够走路、奔跑，也是主人公驱使肉体的妙用，就等于人骑在水牛上赶牛走路一样。“人从桥上过”，肉身就比做桥，人就是主人公，人在世上不过住一段时期，就要走了，就圆寂了，等于在桥上走过去了。所以，根据这个人生无常的道理，古人说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”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就是个旅馆，暂时住一住就要走的。

大家何必在这里争王称霸，斗争不息，杀戮不休呢！？“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”。人从桥上过，我们这肉身壳子是不长久的，是变迁的。人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这“桥”不就是在流转吗？在变化吗？“水不流”，水是代表我们的佛性，它是不流动的。它是亘古常存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的。这个颂主人公的偈子好啊，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。

但是，打开来见到本来，不过才到法身边。如同回家只走到房子外边，非但没有入室，还未登堂，差得远呢！要做功夫，时时不能懈怠啊！假如你们今天做做，明天停停，这怎么行呢？要知“打坐”，“打”是打死妄念，“坐”是坐见本性。假如什么时候都能坐见本性，这是真打坐，不是坐在那里任妄念翻腾，装模作样为打坐。所以我们修法，要在心地上做功夫，时刻不能放松。《心经》第一句“观自在菩萨”，不是统称某某菩萨，而是教我们做功夫，观自在——时时观照自己的本性，在本位上不要有走着。假如你上座也坐不安稳，下座后也不摄心观照，任妄念游走就是流浪！那就错过一生了。

见到法身边不算数，这时自救不了，须继续用功，进入法身正位，更要法身向上，才能圆证佛果。法身向上是什么？一个和尚问长沙景岑禅师：“师父，请你开示，何为法身向上？”他说：“一根针，三尺线。”（这就是一切平常，随缘应用，不着玄妙）。和尚不懂，请师父再开示。他又说：“益州布，扬州绢。”益州的布和扬州的绢都是很出名的。这就是教我们在悟道后于日常工作中顺

逆自在。不是顺了就高兴，哈哈笑；逆了就烦恼，就发火。须做到顺也好，逆也好，顺逆自在，安闲自得，潇洒无物，一切恬然自尽，才是一个绝学无为的闲道人。到这地步就坐也不要坐了，安然无事了。孔老夫子说：“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都不会越出规矩范围。因为他心空了，不再着相，不会再做不道德之事了。有人问我：“假如我坐得心空了，我可以去杀人放火吗？”这种问题真幼稚得好笑，你杀人放火还心空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人放火，还不是为了着相？要越货，要劫财吗？这正是着有，还说什么心空呢？你真心空就会悲智双运，会可怜众生不了解实相，而着妄情，天天造业受报，妄受生死轮回之苦，就会想方设法救度他们，哪会再做伤天害理之事呢？

法身向上是透过理边，在事上圆融无碍，不是一天到晚不做事，死在那里不动的，死坐在那里决不能成道。因为要除尽多生历劫积累的执著妄习，一定要在境上炼，在境上多碰钉子，多经敲打，才能把习气消光。不在境上炼，死定在那里，妄习种子伏藏在里边，一经翻动习气更大，压也压不住。所以要除尽妄习，非在事境上锻炼，将其连根拔除不可，不是修个灭尽定，将妄种压伏在那里可以了结的。

我们的无明分四等：粗妄、细妄、微细妄、极微细妄。这四等妄，尤其后面的两种，一定要在境上炼，在随众生滚中锻炼出来，才能将其消掉。众生的习惯、习气个个不同，你要度他就须舍己从人，要随顺人，自己先须将习气消尽，才能跟别人跑。所以菩萨有

四摄，这随顺他人就是同事摄，你和他一起干，才能把他拉过来。每个众生的脾气都不同，你都能适应，都能对机，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才能消尽，你的心量才广阔。这无明很细微，像沙泥一样多，教中叫尘沙惑，这种妄念一定要在度生中才能了。所以你度众生，千万不要居功自傲，还要感谢众生，因为你成道，是众生帮你成道的，没有众生，你的习气改不了，福德也无由积累啊！初做功夫要有为，有执著，但循序渐进地做去，功夫做熟了，从保而任，从任而化，那就进入无为了，无为也不住，更进而浑化相忘，才能圆证菩提。功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天生释迦，诸佛也是修出来的，锻炼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和诸佛一样。只要用功修，勤除妄习，皆能成就。有人问：假如我们现在把无明修掉成佛了，将来会不会再有无明加进来，佛又变成众生呢？答曰：不会。因为，从无始以来我们有这个佛性时就同时有无明，从来未曾觉悟过。如同在矿之金，与砂混杂，经过修炼，去尽无明，犹如出矿之纯金除清杂质不再入矿一样。修成功后，不会再起无明了。

“人身难得今已得”。虽然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，但得人身的只不过是一指甲土。这一指甲土和大地的土相比较，不得人身的就太多太多了。像细菌、鱼虫、蚊蝇等，不晓得有多少，它们可怜不得人身啊！我们现在既得人身，就要珍视这身，不要辜负它，糟蹋它，浪费它，要把它放在珍重的位置上做些有益众生的事，才不枉到这世界上来做人一场。“佛法难闻今已闻”，佛法能有多少人听？就更少了，有人听到的“佛法”只是烧香拜佛，求佛菩萨保佑长寿、享福、儿女孝顺，或是找个好对象，做生意发财等等，各有所求的

佛法。这不是真正的佛法。佛法是教育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去除迷情，认识人身、宇宙之由来，怎样了脱生死，怎样教化众生共同超脱六道轮回之苦，共享本性天真之乐的。但是，我们的佛菩萨是大悲心切的，要广度众生，先要把众生引进门。先满足众生的欲望，你要牛给你牛，要发财、做官，就给你发财、做官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观世音菩萨和药师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你得到这些时，你内心就种进了一颗种子，这都是佛和菩萨所赐予的。佛种子种进了，将来决定成佛，这叫“先以欲勾牵”。等你研究了经论，把道理弄清楚了，才知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，犹如水中月影不可得的。那就一切放下，大开佛智慧了。再经努力用功，除尽妄习证成大道，即可利他度化众生了，这就是“后令入佛智”。佛为度化众生，想尽方法，真是太慈悲了。

像我们心中心法，也是为了开智慧成佛。六个印有不同的作用，第二印可以消业障，治毛病，也可以开天眼。开天眼就能看见佛、菩萨、地狱、鬼道与十方世界。但是你不要怕，一切相都是你自己，怕的话，就不要用。从前有个人想开天眼，第二印结了一年，一下子他看到了伏魔金刚神，那样子很可怕，他一下子吓坏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发神经病而后死了。所以心不空，不要开天眼，以免闯祸丧生。上海有个人修其他密法的，打坐中见到佛、菩萨，心生欢喜，忽然想起有些魔也会化成佛、菩萨的样子来迷惑人，就去问他的师父如何辨别佛和魔。他的师父对他说：“要试真假，只要念‘唵阿吽’来考验他，真的佛就不会逃走，假的就站不稳了。”他听师父的话，当再度见到佛现前时，遂念“唵阿吽”考验他，见佛没动。

他开心了，以为这是真佛，每天打坐，每天见到佛、菩萨，开心得很，哪知一住相，魔即乘虚而入。一天上座，突然出现很可怖的形象，伸出尖利的钢爪来抓他，他一下子吓坏了，神经出了毛病。就此疯狂，不省人事。这是他的师父害了他。应该于见到任何相时都不去管它，只给它个不理、不睬，好的既不喜，坏的也不怕，心不动摇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我们有一个师兄弟，打坐时看见一只扇子大的大毛手，闷在他脸上，他心慌死了，赶紧持咒，这个咒、那个咒，所会的咒都念光了，大毛手也没有去掉。他转念一想：去不掉就算了，反正肉身是假的，法身是不坏的，随它去好了。这样心空不动，大毛手就没有了。所以见境心不能动，既不要怕，也不要喜，打坐当中各种境界都会有，千万不要动，不要怕。再讲个例子，有个北京人家里有十几间房子，有一间房子专门摆箱子的。有一天，他在自己房里打坐，出定时突然发现自己到了摆箱子的房间里去了。因外面锁着，他出不来，在里面叫，家人来开门，问他怎么到了这里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他从前动过心，想这个放衣服的房间清静好坐的，打坐时入定了，心印和慧心所相合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因为他入定时心空了，人身相没有了。所以能穿墙入壁，我们能得神通就是这个道理。心真空了，神通自然发现。像鸠摩罗什小的时候，随他妈妈到庙里烧香，他把大香炉一下子举了起来。过后，他想：“怎么我这个小年纪能举起这么重的东西？”心动了，再举，举不起来了。心一生，就有碍，举不起来了。同样，李广打猎，看到草丛中有一块大石头，以为是老虎，“咻”一箭射进去。走近一看，哎呀！不是虎，是大石头！大石头怎么箭会射进的？

再射，射不进去了。我们的心力就有这么大！像前面说的：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就因为他心量广大。凡夫的心太狭小了，只能遍自己肉体而不能动其他。所以，我们要法身向上，要锻炼，印开狭窄的“朱点”，才能起大用。坐在黑山背后，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三辈子也不会成功的。

释迦佛说：末法时代，佛法在居士手中，不在和尚、尼姑手中。戒、定、慧，大小乘有区别。比如讲酒戒，酒能乱性，小乘自己不能喝，可以卖给人家喝。大乘自己可以喝，不可以卖给别人喝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喝有把握，不会酗酒。小乘是我不喝，不会闯祸就行了，人家闯祸不干我的事。僧有两种：一种是小乘罗汉僧，学小乘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剃头，穿僧伽衣。第二种是大乘菩萨僧，学大乘戒、定、慧三学，不剃头，不穿僧伽衣，穿俗人的衣服，这是大乘菩萨僧。我们能依佛的教导持戒修行，没有家室，能证见本性，能为人说法，这就是僧，就是出家。我们要好好做功夫，不要把自己看小：“哎呀，我就是凡夫。”不！我们都是佛，都是菩萨。我们和佛就只有一点之差，就是在发心的时候，自己不敢承当自己是佛。佛教有五乘差别。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具有和佛一样的无漏智慧，和佛的功能无二无别，都能够成佛，这个发心就是佛乘。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我是凡夫，顶多来世做个好人，或升天，享享福，这是最下的人天乘。基督教就是人天乘。因为它靠天主，死后升天，充其量不过是大梵天，大梵天还在色界，是不出轮回的。由此可知之所以有人天乘、罗汉乘、辟支佛乘、菩萨乘与佛乘的差别，全是由我们发心的大小而决定的，不是由哪位佛、菩萨安排的。圭峰禅

师说：“识冰池而全水，藉阳气以消融；悟凡夫而即佛，资法力以熏修，冰融则水流润，方呈溉涤之功；妄尽则心通灵，始发通光之应。”就是告诉我们：凡夫就是佛，要用佛法来熏修，就像冰就是水，要假阳光来融化一样，冰融为水，即可流通、灌溉、洗涤，我们经过用功、修法，将妄习消尽，也就能现神通，起妙用了。人人都能发神通，没有什么稀奇。有的人很骄傲，看不起别人，这就不对，发挥妙用，人人都能。我们常常说：“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”这运水搬柴，谁不能呀？假如这不是神通妙用，那么这能“搬”能“挑”的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的真性的神用吗？讲到通，就是通达无阻。我们妄念一生，就处处有阻碍，没有妄念就自然通了。

妄心、妄念、妄想三个词，说起来像是一个意思，但是其中大有分别。妄心是我们本真的心夹杂了无明。所以第八识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体，因有无明在，粘着外境，如水起了波浪，变成了妄心了，这是个根本无明。妄心对境之后就动心起念，这叫妄念，妄念一起，爱的想取到它、占有它；不爱的与我的心相违的就厌恶它、舍离它。心粘在境上不放，就成妄想。中国字很有道理，想是心上加个相字，色相粘在心上不去便成想了。念字也是：人二心之意，本来纯真之心见境一动，第二心起，便是念了。要除妄，心不要动！心不住在相上，妄想就没有了。但不能压念不起，压是无效的。如搬石压草，石去草又生起来了。即或压死了，你倒变成土、木、金、石块不能起妙用，还成什么佛呢？所以要用活的转化的方法，念一来，就觉而化之；如果妄念势力强，就念佛或持咒，把心转移到佛法上去了，就把妄念化掉了。如果念起不觉，跟着它跑，这就不对

了。所以古德说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念尽管来，你来，我就把你转掉，不让你停留，不跟你跑，你有一百个念头起，我有一百零一个转，结果还是我胜。我超过你了，量变就成质变了！所以妄念来了，不用怕，怕的是不觉。念头起来，跟着妄念走，你不觉跟进去就变成妄想了。妄的种子种进八识里面去，妄心就更浓厚了，妄上加妄，怎么能成道？所以做功夫就是慢慢地消除妄习，直至把它消光。密宗能证道，因有佛力加持之胜，不要二十、三十年时间。但是现在不少人是真法假修，一边坐一边妄想：哎呀！这事情怎么安排呀？那桩事怎么了结呀？还有的人，今天坐，明天停。这怎么行呢？还不如做气功的人，他们是假法真修。气功不能了生死，是假法。他们却很认真地修炼，拼命地在那里用功。“一天能卖十个假，十天难卖一个真。”末法的众生，真是愚痴之极啊！

我们心中心法经过灌顶传授，就有护法神保护你，你们不用功，他们会哭的。你们得了大法，不珍视好好用功，辜负佛、菩萨的一片深心，太可惜、太愚昧无知了。上海有个弟子，印结错了，听边上有人说：“印结错了。”他吓了一跳，“是谁在和我说话？”向左右一看，一边站一个人青面，一边站一个人红面，他吓坏了。这是护法神现相指正他的错误，鼓励他好好用功修法。所以你们得法后，要打起精神，好好用功，千万不可轻忽，辜负了佛、菩萨的恩德。

杭州天目山有个高峰禅师，参禅时总要打瞌睡。他想：“这样几时才能成道啊？到倒挂莲花上去参！”倒挂莲花是个悬崖峭壁，

立在上面，就要小心谨慎，偶一大意，就会掉下去，有粉身碎骨的危险。他想这样参禅，必会提高警惕，不再打瞌睡了。但他睡习很重，站在峭壁上还是打瞌睡，一下子卜隆冬掉下去了，“哎呀！不好了，这下没命了。”结果安然无恙！睁眼一看，一个金甲神拿着降魔杵站在他面前，“这不是韦驮菩萨吗？”他想。这位来者正是韦驮菩萨！他忽生一念，对菩萨说：“韦驮菩萨，你来给我护法，大概像我这样用功的人还很少吧！”韦驮菩萨说：“像你这样用功的多如牛毛，你发这种贡高我慢之心，我一百个劫也不来管你。”说完隐去了。他听了懊悔不及，只能坐在那里哭：“这下坏了！没菩萨保佑我，怎么修法？”哭了一阵，想：“我当初修道也没有想着依仗韦驮菩萨保护我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当他没有好了，再站上去修！”修啊，修啊，人一恍惚，又跌落下去了，以为这回可真没命了，结果又安然无恙。他睁眼一看，又是韦驮菩萨在面前。他斥责菩萨说：“哎呀！你这个菩萨打妄语，说一百个劫不来保护我，怎么又来了？”韦驮说：“你这个小子不懂事。《楞严经》上说的‘一念顿超百万劫’，一念勇猛心可超过百万劫。你别说这一百劫，就是百万个劫早就过去了。”“噢，我糊涂！顶礼，顶礼。”高峰深自愧疚地谢罪，更精进用功，后来成为临济宗的元代大德。参禅全凭自力，须起大疑情，所谓大疑大悟，不疑不悟。因为不疑妄念隔不断，即无法打开本来面目。近代禅和子，都起不起疑情，在那里念“念佛是谁？”所以不得力，不能开悟。普贤菩萨有见于此，将假佛力修持的心中心法传于愚公，以补禅宗之不足，而续佛慧命。所以我们要珍视这部大法，虔诚恳切地修持，千万不可轻忽！

能得到我们这个法不容易啊！我们这个法在西藏要修二十、三十年后，方能传习。因为西藏人要有个相的依靠才行，没有依靠他就不能修。日本东密也有此法，但因此法是密宗的心髓，是最高深的法，不能轻传，须得阿阇黎的法位才能传，一般人也学不到。现在，我们能得到它，真是无上的福报。故须竭尽全力修持，以期迅速打开本来见到佛性，然后再历境炼心，勤除妄习，一地、二地、三地上上升进，到第三地即能够出意生身了；五地之上，就能证到三、五个化身，能变化了；到八地以上，我们的前五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）都起变化了，世界亦在起变化。所谓种类具足，无行作意生身，就是山、水、房子、花草样样都有，都能变显。虽能显化而无显化之迹。这就是无为，不是没做，而是不用有意去做，自然变化的。

上面说过，弥勒佛对善财童子讲：“因广度众生，积累功德，所以感得庄严的报土了。你也要如此用功，勤除妄习，广度众生，才能得后得智，而圆满报化身。”所以我们不能得少为足，必须于证见本性后，上上升进，证到十三地，才能圆证果地佛。

证成佛果的时间短长都靠自己掌握，没有一定的时限。比如释迦佛见到古佛的无限光明报身，很羡慕。他想：我也要证到这个报身。就拼命用功，夜以继日地用功，结果提前七劫成功。我们修法，往往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推来推去，推到弥勒佛下生也不能成就，如果能拼命用功，无一人不能提前成道。《法华经·授记品》释迦佛给诸大弟子授记：你将来什么时候成佛，叫什么名字。一一

授记的时限，是不是固定了呢？不是的，真用功的人习气扫空了，就能提前成佛。所谓三大阿僧祇劫是三个（见道位，修道位，证道位）证成道果的不可知之时。时间的长短，全视自己努力不努力而定。比如阿难尊者和释迦佛一齐发心修道，结果佛已证成果佛，阿难尚未开悟，即是明证。“嗡巴拉巴拉……”这个咒扫除习气很快。平时你要发火了，可大声持咒，把你的火气熄掉。我们修道，要恒顺众生，不是要人家顺你的心。要恒顺众生，一下子还容易，恒久地顺从就难了。所以说做一件好事容易，要持久地做就难了。但为佛子者，就要练这持久之力呀！

开悟不好求，不要着急，要水到渠成。咒念到无念处就自然不念了，一时能念之心与所持之咒忽然脱落，就打开本来，亲证本性了，但一求就不来了。

圆顿法门讲理事不二，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理到事就应该到。如果说，理到了，事还没有到，理就是没悟，事到了才是真悟。根本不和你讲习气，讲习气就是没有彻悟，彻悟了还有什么习气？！

《楞严经》说：“理属顿悟，乘悟并销。”就是说，彻悟时，什么习气都消尽了。后来人依此理说，禅宗只到六祖为止，后面不算宗，只算教了。为什么呢？后面禅宗行人都讲顿悟渐修了，顿悟其理，渐修其事，有渐次就是教了。“理属顿悟，乘悟并销”，“事则渐除，因次第尽”。教上分顿悟、渐修，所以《楞严经》说的是两种法。上面是顿悟，下面是渐修，并在一起作为一种法是不对的。现在我们迁就众生的习气根基，将顿悟渐修联合在一起说先打开本来

证见理体，然后再事上锻炼，渐除妄习。本来佛说的法，因各人悟境不同而各有千秋的。昔佛住世时，一次说法后，弟子们讨论时争论起来，各说各对，问佛，佛说：你们说的都不是我的意思，但都可以用。适合各人的根基，可以用就算了。顿悟、渐修，适合近代人的根基可以用就算对了。

惠能和神秀的两个偈子都不好。神秀说的是渐修，而禅宗是顿悟、顿修、顿证的圆顿法，所以五祖不把衣钵给他。六祖说：“本来无一物。”这就偏空了。所以五祖说：“也没有见性！”若真见性了，五祖为什么还要三更说法，说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六祖才大悟呢？这个偈子改一改：“菩提权做树，明镜假作台。”现相妙用啊，暂且做做树台也不妨！“本来不染污，说净亦尘埃”。有个清静，还是尘埃。本性是不垢不净，空无一物的，垢既无有，净又何来！？但现在把这两个偈子联合起来亦很当用。因为现代人根钝，不“常常勤拂拭”，扫除妄习，怎能成道？不作“本来无一物”会，又怎能不着有？所以近人说：六祖与神秀大师合起来，六祖是醯首摩罗一只眼，而神秀是双目圆明，信不诬也。

（1990年11月14日讲于杭州）

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

